

黃帝內經·素問

瘧論篇第三十五

原文

黃帝問曰：夫瘧瘧皆生於風，其蓋作有時者何也？岐伯對曰：瘧之始發也，先起於毫毛，伸欠乃作，寒慄鼓頷，腰脊俱痛，寒去則內外皆熱，頭疼如破，渴欲冷飲。

帝曰：何氣使然？願聞其道。岐伯曰：陰陽上下交爭，虛實更作，陰陽相移也。

陽並於陰，則陰實而陽虛，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；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疼；三陽俱虛則陰氣勝，陰氣勝則骨寒而痛；寒生於內，故中外皆寒；陽盛則外熱，陰虛則內熱，則喘而渴，故欲冷飲也。

此皆得之夏傷於暑，熱氣盛，藏於皮膚之內，腸胃之外，皆榮氣之所食也。

此令人汗空疏，腠理開，因得秋氣；汗出遇風，得之以浴，水氣舍於皮膚之內，與衛氣並居。衛氣者晝日行於陽，夜行於陰，此氣得陽而外出，得陰而內薄，內外相薄，是以曰作。

帝曰：其間日而作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其氣之舍深，內薄

於陰，陽氣獨發，陰邪內著，陰與陽爭不得出，是以間日而作也。

帝曰：善。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？岐伯曰：邪氣客於風府，循膂而下，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，其明日日下一節，故其作也晏。此先客於脊背也，每至於風府，則腠理開，腠理開，則邪氣入，邪氣入，則病作，以此日作稍益晏也；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，二十五日下至 骨，二十六日入於脊內，注於伏膂之脈，其氣上行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，其氣日高，故作日益早也。

其間日發者，由邪氣內薄於五臟，橫連募原也。其道遠，其氣深，其行遲，不能與衛氣俱行，不得皆出。故間日乃作也。

帝曰：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，腠理乃發，發則邪氣入，入則病作，今衛氣日下一節，其氣之發也，不當風府，其日作者奈何？

岐伯曰：此邪氣客於頭項，循膂而下者也。故虛實不同，邪中異所，則不得當其風府也。故邪中於頭項者，氣至頭項而病；中於背者，氣至背而病；中於腰脊者，氣至腰脊而病；中於手足者，氣至手足而病。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，則病

作。故風無常府，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，邪氣之所合，則其府也。

帝曰：善。夫風之與瘧也，相似同類，而風獨常在，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風氣留其處，故常在，瘧氣隨經絡，沈以內薄，故衛氣應乃作。

帝曰：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？岐伯曰：夏傷於大暑，其汗大出，腠理開發，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，藏於腠理皮膚之中，秋傷於風，則病成矣。夫寒者，陰氣也，風者，陽氣也，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，故先寒而後熱也。病以時作，名曰寒瘧。

帝曰：先熱而後寒者何也？岐伯曰：此先傷於風，而後傷於寒。故先熱而後寒也。亦以時作，名曰溫瘧。

其但熱而不寒者，陰氣先絕，陽氣獨發，則少氣煩冤，手足熱而欲嘔，名曰瘴瘧。

帝曰：夫經言有餘者瀉之，不足者補之，今熱為有餘，寒為不足。夫瘧者之寒，湯火不能溫也，及其熱，冰水不能寒也，此皆有餘不足之類。當此之時，良工不能止，必須其自衰，乃刺之，其故何也？願聞其說。岐伯曰：經言無刺熇熇之熱，無刺渾渾之脈，無刺漉漉之汗，故為其病逆未可治

也。

夫瘧之始發也，陽氣並於陰，當是之時，陽虛而陰盛，外無氣故先寒慄也。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，陽與陰復並於外，則陰虛而陽實，故先熱而渴。

夫瘧氣者，並於陽則陽勝，並於陰則陰勝？陰勝則寒，陽勝則熱。瘧者，風寒之氣不常也。病極則復。

至病之發也，如火之熱，如風雨不可當也。故經言曰：方其盛時，必毀，因其衰也，事必大昌，此之謂也。

夫瘧之未發也，陰未並陽，陽未並陰，因而調之，真氣得安，邪氣乃亡。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。

帝曰：善。攻之奈何？早晏何如？岐伯曰：瘧之且發也，陰陽之且移也，必從四末始也。陽已傷，陰從之，故先其時緊束其處，令邪氣不得入，陰氣不得出，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，皆取之，此真往而未得並者也。

帝曰：瘧不發其應何如？岐伯曰：瘧氣者，必更盛更虛，當氣之所在也。病在陽則熱而脈躁，在陰則寒而脈靜，極則陰陽俱衰，衛氣相離，故病得休，衛氣集則復病也。

帝曰：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，或渴或不渴，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腑，而有時相失不能相

得，故休數日乃作也。瘧者陰陽更勝也，或甚或不甚，故或渴或不渴。

帝曰：論言夏傷於暑，秋必病瘧，今瘧不必應者何也？

岐伯曰：此應四時者也。其病異形者，反四時也。其以秋病者寒甚，以冬病者寒不甚，以春病者惡風，以夏病者多汗。

帝曰：夫病溫瘧與寒瘧，而皆安舍，舍於何臟？

岐伯曰：溫瘧者，得之冬中於風，寒氣藏於骨髓之中，至春則陽氣大發，邪氣不能自出，因遇大暑，腦髓爍，肌肉消，腠理發泄，或有所用力，邪氣與汗皆出，此病藏於腎，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。如是者，陰虛而陽盛，陽盛則熱矣。衰則氣復反入，入則陽虛，陽虛則寒矣。故先熱而後寒，名曰溫瘧。

帝曰：瘧瘧何如？岐伯曰：瘧瘧者肺素有熱，氣盛於身，厥逆上沖，中氣實而不外泄，因有所用力，腠理開，風寒舍於皮膚之內，分肉之間而發，發則陽氣盛，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。其氣不及於陰，故但熱而不寒，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，令人消爍脫肉，故命曰瘧瘧。帝曰：善。